



峩眉白水寺海天滄公和尚塔銘

自別傳大師宗公演暢宗乘權實兼行照用雙
至屹爲西南之標慈雲普滋澍爲法雨徧一切
處其入室弟子遠邇勃興而黼黻宗綱親承法
印則海天和尚諱鎮滄者其一人也師蜀崇慶
州熊氏子生而穎異氣骨不凡脩然有出塵之
趣幼孤育於眉山姊夫李大才里中人相謂曰
是子如青蓮花亭亭淨植豈俗可淹耶乃從峩
山宗公爲弟子宗公愛其容止莊雅言辭溫懿

即以法器期之爲祝髮受具足戒宗公結茅雙
飛橋淪茗以濟道暍師負薪汲水日爲執侍流
金之暑折膠之寒不憚攻苦者六年宗公止峰
頂建銅瓦殿師受付囑於白水寺海會堂鑄七
佛大像金碧輝煌法筵之盛特冠諸山四方龍
象摩肩袂接而至或信宿泱旬皆飫其飲食去
而師自經畫之隆慶庚午白水寺災樓殿堂皇
鞠爲茂草師盡然傷心乞先太史爲文持鉢行
化聚落中一時貴人峻士罔不望風作禮於是

施者四集崇慶鉅姓張萬榮捐貲萬餘以訖厥
功而時日不穀次年復不戒於火師端坐火中
以求自化倏爾反風熄焰種種莊嚴蕩爲煨燼
而堂舍鬼然獨存遐邇之衆無不駭異乃復徧
走民間欲聚黍銖成丘陵以竟前功蜀藩汶川
王捐祿遣內使樊通監造載築載營總總林林
朱薨耀日虫尾衝霄花宮壯麗毋改舊觀矣工
畢之日普賢大士現瑞空中祥光繽紛來自西
隩四十里內人皆共覩舉手加額歎未曾有四

方來者亡不觸光明而發菩提矣新津蕭誥聞
師開導踊躍驩喜飯僧十萬八千己巳秋宗公
游金臺住龍華寺建樹法鼓聲稱籍籍六閱歲
復入清涼山怡然委順師不憚重繭累糧萬里
收靈骨瘞山中謁大學士王壘陳公為碑以紀
其遺行萬曆辛卯寺復災師遶寺頂禮而誓曰
大千界中不離一念建治銷燬隨感而形茲刹
付之虐燄而諸像露坐孰使之哉適暎溢頻仍
閭閻若掃師意是刹之廢不得名浮屠不足以

起之乃携其弟子維淨浮三峡涉洞逶南走天
目訪台泉深公深公者宗公和尚高弟也方澄
心澗谷期息妄緣聞師至悲喜交集慨然嘆曰
在我法中有為無為皆第一義興復之任吾其
肩之遽出廬中謁馮具區太史于金陵奉八十
八祖畫像以歸再至金臺蒙 上賜龍藏 勅
諭及御前旗幟鎮護山門有 詔給尚方金遣
中貴人王禮崔忠董其事鑿石于山陶瓦于郊
師鞠明究曠方晝夜孳孳次第欲成宗公之志

三磨山房 卷之七 十一
忽示微疾端坐西向召左右謂曰吾將逝矣左
右請書偈師麾去之曰吾宗本無言說乃合瓜
連稱佛號而寂時萬曆壬寅十月十九日也世
壽七十有七僧臘六十有一師識見曼卓戒檢
精嚴護持三業唯恐有所染汙獨居屋漏法象
不離體至西方淨土之學終日繫念未嘗少忘
違者余講業大學而師與維淨適來京師蹙然
以寺災爲慮余與叙寒暄驩然道枌榆誼且謂
道非緣不顯緣非時不契一切如來真實境界

如摩尼珠日光所照五色燦爛謂生於珠非日
則隱謂出於日光因珠見畢竟時與因緣和合
而成十方刹土亦復如是師願力偉矣曷亦俟
時乎或謂興造爲有漏之因余謂般若場中理
事無碍內外雙泯不即世間不離世間無所用
力而無所不力故拘泥斷滅者皆墮空寂惟福
慧雙至者稱焉師聞余言悉爲印可嗚呼參學
有悟世豈無人然內裏誠慤直趨無上菩提初
不假葩澤藻飾而爲緇林之軌吾于師僅一二

見也惟淨自爲事狀以塔銘爲請余掇其語以遺之使勒之貞石焉銘曰

五葉崇崇象教玄同我有上士益行而降誰紹其聲乃克肖似大方巖巖是真獅子楊枝普灑潤彼焦枯一心既照衆法融敷破妄顯真罔內罔外弘啓伽藍功力無礙精誠四達播德惟馨百蟄方冥一雷盡醒乘大願輪游泳智海於覺定中而得自在醍醐灌頂旃檀熏心四衆驩呼施者如林毘盧安住徧含法界中有樓閣不涉

成壞

恩自九天金頒

禁廷

輪王覆燾佛

日增熒因緣既逢輕如蟬蛻生滅何心廓落靡翳白月在海仰視中天望塔稽顙瞻彼峩阡

三齋山房
卷之七
三十一

殤子墓誌銘

余以萬曆戊戌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讀中
秘書余妻羅孺人携二兒世滋世滙來京世滋
八歲世滙五歲余別家一載見頭角疑然異凡
兒竊沾沾自喜孺人言放榜後有州守顧余家
呼二兒出見守長揖守笑問世滋讀何書曰孝
經世滙亦肌膚玉瑩言對穎捷守俱撫摩之亡
何至京明年正月先後病歿時余迫欲告歸未
獲又素貧不能使二兒歸骨瘞之慈慧寺中是

冬孺人生一子愚公法師名之曰如乾尋亦以痘歿瘞於寺先是我肩有老僧臨化自謂欲生余家已而舉世滋而世滙將舉之前一日孺人夢得一子投禮鴈塔庵僧爲弟子余曾祖兩溪居士飯僧脩橋施經數萬餘卷里人稱積善恒曰白鶴林王家二兒前身豈俱僧有所因緣而來耶既生余家抑余夙愆深重不幸而夭耶即余不德而孺人之辛劬萬狀俛仰疇昔猶爲心悸乙卯歲余以使事還里距三兒亡時已十七

年嗚呼長夜茫茫愛爲悲始世塵閱人宿草淒烟不可無志然痛不忍志含涕筆於墓愚公法師慈憫爲之刻石銘曰 嗚呼死生沕沕如朝有曠此身露雷九幾合分十有七年墓木拱矣骨肉歸土神返素梓法雲普覆福地靈長魂乎歸來宜壽宜昌

明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
讀鶴峯立公行狀

嗟乎傷哉有秋遽永別乎余何忍狀有秋在昔
戊戌諸兄弟讀中秘書居恒以志業相切劘十
七年間念往傷離輒潸然不自勝也乃今有秋
亦復已矣余所爲有秋狀也者則安能搦三寸
管所不爲有秋狀也者又安能以三寸管爲有
秋負也君諱禾實號鶴峰有秋其字也先世爲
萊之即墨人國初遠祖銘以功授鳳陽右衛百

夫長已徙隸黔之新添衛因家焉再傳曰昂以
功晉萬戶侯昂生潤爲都閩有文武才守軍政
二十年以廉直自顯見鄉人至今俎豆之潤生
瑚爲新興學正瑚生東昌隆慶丁卯舉于鄉第
六人守開瀘二州有惠政稱奉政公娶於史君
其冢子也君爲人廣穎豐頤目光奕奕傍射少
穎卓雅已朗出有通竒之譽迨奉政公以營山
諭分校南畿計偕上春官史太宜人嘗感問而
父今歲中否咎曰非大人事故待我耳家人感

目屬之已奉政公宰阜城公事旁午顧獨愛重
君悉橐中書授之君亦矻矻不怠稍輟筆研輒
不食而泣時構題而屬文文多竒語奉政公心
異之益以其業使卒焉奉政公既遷開州守而
君文日進能不帖帖於師說獨以意造里中諸
孝廉上公車至開為之遜席者數矣未幾奉政
公以內艱還里新興公亦卒經營宅兆顏色顛
顛作鷓鴣詞以志其哀君從旁聞之輒涕覆面
奉政公再任瀘州垂橐而歸與從兄禾達就學

家塾聲名大噪同鄉姚公世熙見而竒之曰孺子非常人必禪我第固常夢登高而險孺人手掖之夢索我冠袍豈其兆耶年十六與禾達同補弟子員司理胡公督學吳公數試高等督撫蕭公念渠檄致書院而君志益銳文日益高歲戊子僅登乙薦是歲委禽於武定守趙公而趙孺人歸又一年蕭公移鎮滇南欲君往業其署會顧公襟宇飭兵思石延君西席不果行因自奮勵下帷讀恒至丙夜不休思去君家蓋千里

僮僕不攜音問隔絕君弗問也時豫章陳君幼良同時負笈顧公有人倫鑒各以元擬之而顧公兩子大韶大章其後亦竟登鄉薦成進士焉辛卯侍御岷麓陳公來按黔試諸生第一然而奉政公歸久家日落亡尺土絲枲錢刀之積人以拙宦嗤之君讀詩至鶴鳴章忽浹墮案上趙孺人詢其故曰大人以清白自勵洵不醜窮第爲人子何忍見父母日不暇給也君泣孺人亦泣尋而君病孺人亦病是歲領解於鄉奉政公

稍自慰頤同產姊妹兄弟六人婚嫁無所辦仰假貸幾千金君拮据不遺餘力明年下第乃胠篋繙書徧讀之課兩弟於家以其暇奉兩尊人驩乃近杯酌與賓客時廢酒不盡觴也乙未復不第歸而名益著臺使者以下爭納履謁願交驩君君獨踽踽自好蕭然環堵足跡未嘗至公府丁酉同叔東岱北上奉政公贈以詩有溫飽非家學文章是國工之句既抵都城僦舍僅膝二僕隨行或時並出則自羨自飯主人窺而

異之是歲舉進士

殿試策爲詞林先輩所賞

擬在

進覽卒弗錄已

泊選讀中秘書劉復翁

曾植翁二館師甚器重之乃大肆力於文章而聲詩尤工閣試輪臺賦第一授翰林院檢討雲貴舊無授詞職者授之自君始辛丑春以平播捧詔赦至蜀過省奉政公比至家伯叔諸宗貧者奉政公意欲賙之見君一官寒素不忍言君分廩以食之孳孳務當父意無所失始都閩公遺田一區於牛場以供祀事爲族人售出奉

政公倍前值價之君復購自他所三償之城南
鳳皇峭路據百仞崖崖對毋猪洞洞下數十尋
爲潭輪蹄稍弗戒往往墜墮岩谷間君築道於
壑增橋於潭易洞名曰憑虛且爲之記行旅便
之壬寅報命還 闕道經清苑同年劉君殷築
疾且草榻前相見勞苦如平生訃至爲文哭之
數百里遣使經紀其喪事值 青宮冊立 上
覃思得復父官封毋太宜人癸卯直 起居注
甲辰分校禮闈拔周君鉉于首以次皆知名士

未幾鉉且死君作輓詞十章弟子皆泣下也丙
午使于 代藩再過里朝夕爲膝前娛翔構循
陔園雜以花木池濶數畝奉政公時策杖夷猶
於茂林脩竹間君奉觴上壽于于得也贍族周
急完從弟禾稔從侄懋忠姻壘伯父喪時苦不
給則稱貸佐之務愜奉政公懽心居半歲而奉
政公物哀毀骨立幾至滅性猶幸得歸子舍視
衾歛自爲狀乞大司馬青螺郭公爲墓中文用
形家者言卜地三區竟以奉政公治命從其近

者入山伐巨石城二壙野栖露宿與匠石伍遍體瘡痍日惟糜粥蔬食柴瘠過當時強起率子姓爲太宜人稱觴粥蔬如故凡太宜人左右遇之有加禮成曲承其志意杜戶謝客不親筆硯者三載念太宜人春秋高有終焉之志太宜人趣之行且曰天子方興道致治岩穴畢登孺人結髮而受國恩庶幾自效以成父訓再入詞林庚戌春校士易三房次年脫宛平令李君於難李固雲貴同鄉薦以忤諸閹被繫君憐其

強項嘗三至刑部獄中慰之外則衛其妻子廩其缺乏屢謁司寇卒出之作宛平令傳紀其事君尋陞宮贊命下作供薦之奉政公以不及見爲恨飲泣終日是時諸弟兄咸聚首金臺時時爲好會縱心酣暢而張德符居與君咫尺武文酒唱酬尤密詩篇滿篋未幾趙孺人疾作而逝二子筑筑君感念下帷居約未能偕老爲詩累數十章哀慟切至而亦鬱鬱坐是成病壬子陞右諭德自謂兩歲兩遷主恩甚厚爲儲講

三齋山房 卷之七 年
一疏將上之會當發言盈庭而輟尋而兩弟捷
至遣使迎之無上太宜人壽癸丑秋典試武闈
時君瘠甚扶掖起竣事出闈而病轉劇乞歸不
得請遂卒病中余與同年諸兄弟更日訊之
君猶具衣冠見客榻前每談國家大事如缺
餉兵變質子救關媿媿不休二月適聖母孝
定皇太后哭臨不可問疾使人數數候君君尚
無恙未幾而僕夫告急車及門而君已屬纊
矣傷哉君性爽朗魁傑與人語溫利剴易無少

長皆以禮遇居家孝友均給先產於兩弟而已
無所取仍以價三百兩爲治居室三黨之戚皆
賴君舉火有齒長於君者歲時餽遺拜堂下爲
子姓先合反唇者君如弗聞比歿爲治喪事檢
其裝有奉政公訟書在焉亦弗較也里中馬政
編食爲民蠹困君條上其事於兩臺謂召募便
下所司遵行之衛人如獲更生
在長安拔識孫子元化與子懋樸同研席尋登薦書人重其遠
識生平與人交無城府亟於成人之善人有媿

言懿行愛之如弗克助然而不敢干以私身負
垢者畏其嚴正嘗有妻喪而妾嗣者事不軌於
誼求志其墓君拒之務施而寬于責報甚且有
以怨報德者不以此易念復有求油然人得意
去御臧獲恩過於威一飲一食必分之嘗謂懋
樸此亦人子也可深念之又謂懋樸使人寧敬
無畏寧愛無狎其於家庭多繩墨之言屬辭爾
雅駸駸稱名家詩法襄陽輞川二家致亦似之
所著有循陔園集若干卷丘氏家乘諸書若干

卷行于世君生于隆慶庚午八月十二日卒於
萬曆甲寅三月十四日年僅四十五歲配勅封
孺人趙氏子二長懋樸衛庠生次懋素撫女一
適指揮僉事馬重樂懋樸娶史氏指揮使文瑞
女懋素聘潘氏生員潘鼎滋出爲四川崇慶州
知州潘應相養女孫女一樸出

王曰始余爲都閩公傳知君家事甚哲過江
陽士民誦奉政公爲守遺澤謂歸日橐中裝無
錙銖蓄無不嘆息至引諺曰石面沙洲清官難

留頃見王希泉都諫營山學去思碑言奉政公
有子爲良史其澤衍於無窮不圖有秋年不滿
德用不究才似闇於天道要其中情粹白表裏
洞達無所隱伏及其慨慷爲德於姻黨不少勅
緩急誦義可謂難能矣古稱卽之如竟望之如
春玉潤珠輝發於言笑讀其文可想其人懋樸
彬彬能世其業爲余述君之槩余流涕縱橫不
忍相視已而論次之爲狀以竢採擇焉

勅贈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芳湖先生

李公行狀

萬曆丙申秋八月芳湖先生李公坳後九年爲
甲辰而仲子務滋成進士讀中秘書授浙江道
監察御史得贈父視子秩毋爲孺人又數年侍
御奉先生柩待吉於祖塋之左屬於載公質行
爲狀公之賢郡國有口碑枌榆有月旦小子曷
敢阿所好乃錄其生平俾至墓者有所取裁焉
李之先出楚麻城元末避亂徙蜀自均旺始均

旺生文彬由永川卜居內江稱德門焉數傳至
登要以里選對大廷公相公全俱捷春闈登要
生允允生師勉號西湖配吳孺人生公諱崇先
字紹夫神識穎慧性操端懿雅嗜竹素之事稍
長授經日誦千餘言研究指歸毅然有大志先
是西湖翁盡讓其田廬與異毋弟客游綦江吳
孺人躬機杼以借饘粥公益務覃精爲學旁綜
史翰無不畢力就督學使者試竒之補邑諸生
於時西湖翁尚留滯綦江未歸贈公蚤夜飲泣

跽而請於吳孺人願趺蹠往迎之時方十六歲
間關千里浹旬至西湖翁所委婉諫說遂感悅
謝賓客歸里里人稱孝焉翁性故慷慨伏羲不
復校治生事初至綦日蹒跚邑前有鄉人揖翁
側出儀贖二函書識於上且謝且懇翁驚詫不
受納翁袖中遂去速往迹之奔入遁避勿令見
翁呼主人諭以故還其金備詢所以然蓋翁貌
偶類掾吏其人以獄事鬻子將爲贈而捕卒持
之急其勢不可近謬以翁爲吏也因德翁頓首

謝以是遠近嘖嘖誦翁義而翁行善益力囊中
貲間從貸去皆貧無以償遇負責者悉出券焚
之及抵里蕭然四壁食指日聚而家日以貧然
芳湖公之學日益進里中雅慕公文行人人自
喜相與尊奉之異於他師稟業者屢滿戶外公
入侍鯉庭出從饋館惇惇怡怡晨昏定省甘醴
惟謹時趙文肅公里居聚徒講學躬爲盟主四
方人士響應之所至必召公觸事問難互相發
明悉窮要眇於舉子業其神愈王機發於天倪

援筆累數千言試必冠軍數上秋闈皆弗捷乃
噉歛嘆曰昔人捧檄而喜殆爲親耳吾未逮仕
而親且老吾年亦漸邁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西
湖翁吳孺人聞之輒相解慰公務承兩尊人驩
曰吾即不能以萬鍾爲祿養乎無寧以半菽爲
善養也諸子居庭佔俸日討而訓之遐迥髦俊
負笈填委公視之不啻已子而孤寒者以贄及
門不責一脔更爲加意甄育先後翱翔黌序之
間者幾百人漸有掇科第者藉令公峙天祿典

文衡三樂豈有加乎癸未西湖翁坊公哀毀狀
立竭力勦大事如禮尋而伯子補邑弟子負公
心念有子能嗣業悲且喜曰吾不獲仕以怡親
有若而未竟之志藉手克紹矣其孺慕如此奉
其孺人若干年朝夕爲膝前娛吳孺人 有女
歸於徐且孺公教其子成立凡可曲承其志視
聽必先形聲而公配周孺人拮据攻苦飾家政
以佐公孝皆靡所不周故公晚益得發篋繙書
編讀之兼總六籍條貫諸儒異收功業榆得皆

城借一卒困有司不第惜也公世受尚書老而
不輟目攝當世多游言博採諸名家觀其會通
攄以心得守訂爲錄人士奉若功令至今傳之
居平端厚廉謹於人無苟合於物無苟取不問
疏戚少長壹飲以和童時受業質齋劉公終身
父事之既坊春秋墓祭歲以爲常與人交真誠
出於天性然諾必踐間有貌結而陰給之亦不
欲逆折其僞卒爲所愧服樂揚人善而掩覆其
過失凡周貧瘞膏皆竭其力所能爲雖斤斤槩

獲遇利害名節所關不少遜避也邑科第蟬聯
邇歲漸衰形家言黷宮前某縉紳監坊石併案
山龍脉稍傷弗利公偕諸生往懇移之從容理
導異格於義其家弗允遂成訟思得而甘心焉
咸以危語動公公鎮定自若且見向所同往者
齷齪自保心咲之直以身任督學使者汪公黃
公素有人倫鑒相繼校蜀皆心直公置弗問人
始服公氣節自以不能及也自此益勗侍御兄
弟學愈力竟至成名而公以丙申秋棄人間不

獲見矣周孺人自歸公婉靜恭孝天性篤至晨
興力作理紡織絲枲奉舊姑問安否日調滌澆
而進之西湖翁吳孺人甚其忘約也睦於姻族
有緩急指橐而周之諸子起經業間周孺人肅
成之誨爲多公舊居城西隅面對學宮文峰爲
案玉帶溪繞其址址高數丈許虹橋飛映於左
大洲迤邐於右長江環流群山屏峙廣原遠眺
公歌誦棲息其間近三十年自署曰近聖居迨
侍御既貴祠兩尊人於中謂精爽焄蒿或往來

於此以志其哀焉嗚呼侍御可謂善用孝矣公
生於嘉靖丙午卒於萬曆丙申周孺人生于嘉
靖庚戌卒於萬曆戊戌生子男六人長應期廩
於庠仲侍御應魁務滋字次應春未婚卒次應
昌應聘應瓊俱庠生女二一適於劉一卒孫男
女十有八人長孫守和庠生餘俱穎薦天之所
佑歷世滋蕃盛矣哉 史氏宗曰余家距內水
僅二百餘里其山川紆鬱文獻代興蓋多卓行
君子焉公負經世才而學問沉毅爲文肅公所
嚴重余間從里開後竊聞公以爲庶幾乎萬石
太丘之風公以不用爲用也則有以侍御在也
重積以貽子孫得全全昌天之開李氏也姚遠
乎謹爲之狀若夫不朽之聞則以族之作者

傳

明都閩昭毅將軍西橋丘公傳

黔世家首丘氏自即墨遷黔及今纔數世耳而子孫福澤顯融冠蓋相望豈其先有鉅人陰德耶頃讀黔鄉賢志見西橋丘公傳心嚮往之已復從吾友丘有焯氏得其家乘益爲歎息天下熙熙穰穰相靡以利公絕嗜寡交翫骸特立庶乎屢空不富而仁義附焉彼逐薌糴競刀錐得意閭里豈少乎公且羞稱之矣公諱某字天澤

洪武初有祖課者從西畧地死子安以靖難功受職鳳陽右衛百夫長安生銘調貴州新添衛遂家焉銘生勝勝生昂皆以武功顯昂娶王氏有丈夫子五公最長始孩魁然有異質而外推或疑其不慧未之竒也十餘歲沾沾負儻男兒生不當提十萬師橫行塞外焚老上封狼居以還非夫也時陰部勒里中子弟教以兵法里中人多目攝之大父獨心竒焉神駒即不馴超忽千里馴固爲駑耳有史都閩勇者曰丘氏兒

才氣無雙必代我位因約爲婚姻以通其意既就外傳公始益折節爲恭謹居恒謂舉業古人糟粕書足記名姓而已不足學於是更受七書子史及顏魯公楷法咸中其意既世其官有武選郎鄭公具知人鑒心壯之曰彼髯而鍾聲者非某耶大受有日矣公聞勃勃自負取古名將圖畧日參伍之期得一當以報知已無何侍御葛公來按部得篆衛者不法狀廉知公賢輒以篆授公公逡巡謝不敢且爲篆衛者辯過甚哲

侍御嘆曰辭篆義也辯過仁也遂聽之乃移署賊曹申約束令曰聞金聲而縱再金而集三金而徃已謀果至自以輕騎尾擊之三日遂傾其穴縛誅其酋長割其肉還啖之酋長嘗盜掠一別駕及其子女者也丹平苗爭官久不決數與兵相攻擊公風喻以威德解之獨山苗亂不受撫即勦之匿窮山以漢道嶮終不能攻也公計擒其魁除苗各鳥獸散都勻凱口之間有王向者盤據出沒公募勇士夜襲之向倉皇不及格

遂臬向公規行萬步不媿媿隨入既握衛篆以經理振刷爲任有過者輒面斥之胥吏以下重足一跡不能無望久之轉相告報曰夫夫不持一錢毋撓若三尺爲也丹平二司徃役最遠公均之以紓軍困皆奔走樂超罔後麥新橋傾圮刀新之以濟涉者他微政多此類薦牘屢上乃拜銅仁守備銅仁爲川湖諸首門戶是時苗二吳入寇公分部發兵誅首事者餘黨悉平或謂苗苦墨吏釁由郡守因發郡守賊守敗公亦遂

免明年苗入掠 詔諸軍戮力驅勦檄公轉餉
銅仁銅仁民以公來撫已也驩聲震道會川貴
有地架蜡耳之役又檄公進兵執其率龍鳳俘
斬凡三百有奇捷聞以故節復備銅仁公益感
奮自矢完繕亭障簡練部伍申明功賞不遺餘
力苗素聞公名爲引去終公任不敢近郡界見
憚如此白蓮盜龔安國聚黨十人于飯甑山中
勢且不測督撫憂之公曰此易耳乃以方畧授
諸校分兵策應絕其援從二十人爲道裝持辨

香突入賊壘賊披靡遂盡執其部衆獲旗鼓器
械無筭尋擢本省僉書且視閩篆著貴陽圖考
入議咸以切中時宜即穰苴營平無讓也下車
日釐去宿蠹砥礪行壹意而已公既持廉亡所
射狗而獨加意于貧不得襲寃不得伸者故豪
大吏內悞而亡敢怨其困窮者亦愛而亡敢狎
訟者不以屬吏片紙呼之至庭下大則呵責小
則誨慰咸感泣去藩臬居閩右故事減騶從公
壹亡所遜遷陞者相造請亦終不報有黠弁爲

廣緣公指其門曰此非公入資所也從麾去母
汚我集衆出其牘弁卒慙而修郤他怨者更從
旁史之竟免公還日傾其篋得金僅足具修脯
祭先廟而已因召群子姓飲之且告之故子姓
有泣下者公叱之還復慰曰若曹無憂吾所貽
固異也公魁梧修偉剛毅不撓刺刺面詆人過
不少避而內行醇備壹稟古訓家庭燕見未嘗
藝也以故鄉黨爭嚴重之晚好讀書頗攻聲詩
尤習形家言自卜宅兆二區于揚寶山一葬其

毋太淑人一自葬焉生平坎壈僂躓僂起僂起
僂躓守軍政者先後可二十年而故業半銷落
折節攻苦布衣藿食即環堵壁立安之間有所
不憚歎曰我穡德未竟徒狃故業老疆場子若
孫盍以儒進也則又泣下先是衛學宮湫隘有
司議葺而難其費公務爲宏瞻不給則鬻產繼
之衛人士咸祝公子孫當科第大振而公有子
貢元公某孫州守公某登丁卯鄉薦爲開瀘二
州古循良曾孫太史公某成進士讀中秘書珥

彤東觀彬彬世其家矣公卒而其里思可知也
曰疇奪我王彥方乎哉後十餘年以名宦祀之
學宮又十餘年中丞郭公謂鄉先生歿而可祀
于社者公其人改祀鄉賢王生曰史稱萬石君
務躬行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舍醇謹無稱
焉長孺性倨少禮不容人過合已者善之不合
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然皆終貴子孫咸
至大官公中情粹白內外禮讓似萬石伉直高
蹈踴踴窻合不滋垢螾蟻于俗于長孺可謂蕪
之矣崑崙岷嶠始涓涓耳百折必東九州溉被
丘氏之澤流遠矣由公有專德造化獨培其後
亦遂彙發語曰蚤服重積公之謂乎

黃節婦董氏傳

黃節婦董氏文學李生外王母也李生以狀來
言曰維國幼孤羸病李之不絕如綫亦既系之
紉紉矣然徵外王母董無以有今日董之不即
殉外王父也為黃祀也而李氏賴之語不云乎
無德不報惟是董之苦心勁節庶幾徼惠如椽
傳言將來乎太史采風方旁羅貞淑以光彤史
矧近在里閭信而有徵余遂泚筆為之傳傳曰
董氏嘉定州人生有至性齟齬即莊嚴靜重不

妄言笑年十七歸于黃公菊業不逮事舅姑而
蘋藻之尸虛中以治唯謹黃之傳世儒生守一
經貲不當中人產而黃公所與朋好過從輒命
供具董勤機杼相之而躬自節約以故中饋無
缺產亦漸以饒歸黃公若干年生一女又三年
黃公卒董號慟幾絕將死之念黃公未葬且未
有後乃屏膏沐剪髮日抱幼女哭請後於黃氏
之老而黃公兄弟之子五人惟產是利五爭而
莫適立也反用詬誶橫加以撓之莫將不安其

室可均分而各得所欲不爲動則陰媾巨族某
子甲俟既葬強委禽焉董拊膺大慟即絕粒卧
不起族黨聞於官五人者咸服其罪然而貪婪
睥睨終無已時董曰天乎彼羨巴清用財自衛
不腆之產幾何反爲未亡人崇耶遂盡散其貲
獨恃緝鱸爲食自是糲粥常苦不給先大母太
宜人憐而嘉其節時時餉貽之也女長適李君
襄是爲黃氏有外孫維國先是黃公在時與比
舍生李公漢臣者同學相友善襄其子也故以

女字之及襄之受室已補博士弟子每試冠軍
名聲籍甚董稍用自慰亡何復天時維國纔五
歲耳爲國也毋者不勝毀繼襄以亡遂同穴焉
董泣呼天不知所爲計顧視維國骨體夙異心
幸此黃家之宅相而李氏之興宗也於是益勵
操作力貧支憊蓋足不踰閫者二十年衣無純
綿食無鹽酪惟孺子國是鞠是護國始就外傳
即嚴程督每訓迪誠諭嗚咽哀苦聽之未嘗不
泫然泣下也以故維國感激精進甫弱冠而學

成竒文藻思蔚然映照秬林而金玉其行大爲
當時所重督學使翼軒李公選士至嘉定取弁
子衿是日也國婦就產室其門有懸孤矢焉董
謂維國未亡人無爲汝憂矣雖然未亡人所以
忍死至今者懼汝外王父爲若教之餒鬼也苟
黃之宗祏無司汝何以成宅相哉維國唯唯爲
別治產請於黃選親屬之賢者立爲後嗣公董
曰未亡人今而後可報逝者於地下矣卒年七
十有八與黃公合葬城西白佛山後

太史氏曰黃氏之殉襄也臨穴直得一號烈乎哉毀滅性母之教也始董稱釐厓寄息一女傷心斯極豈謂又以其孤累耶然而劬瘁艱辛卒能翼國以昌李俾黃祀有奉之母之女於法得稱雙節而母所爲極難夫事功節義丈夫罕兼也若董母者其節誠苦而功亦偉矣哉

默齋先生蔡公像贊有叙

嘉靖丁巳先叅知持憲中州雅聞蔡先生模楷人倫縱心古始洛學大昌微言駸駸顯也先叅知自豫章歸蜀而先生所詣益淵海內誦義登之齊魯諸儒之間蓋出爲古循良退而講道東河之上脩之家本之躬行徵之吏治洽於民譽有司秩之俎豆之間乎此有由本矣先生有子太史弘甫余獲交驩焉弘甫出先生像余拜堂下因憶先叅知夙所燕論高山之思惻然心自

王麓山房 卷之七 九
徘徊瞻慕者久之爲之贊曰 道寓諸庸作我
民衷孰翼而通也百家鏗鉤萬鼓齊鳴蒼蠅之
聲也河洛有儒世守經畬有燁其譽也與學醇
辭莫之與齊德音媿媿也遠探聖微擅發樞機
蔚爲師歸也其仕未酬仁則可周豈弟其猷也
玄珠熒熒人文昭明無物不榮也元氣獨騎樓
神間維星鳳而儀也丹青炳麟百祀彌新怒我
哲人也

明鄉賢奉政大夫斗隅先生劉公像贊

蓋自穆叔有三不朽之說學士大夫雅言之余
每聞蜀耆舊譚斗隅先生砥行立名師表百世
其經國大業暢於言詞既魁蜀士第兩試邊邑
稍遷長沙郡丞而功施未竟抑所謂人位不足
天爵有餘以當劉先生爲德不厭鄉國稱長者
豈不然哉况又咀英揚芬垂輝日月有兼之者
乎乃司空顯融昌熾先生之澤遠矣譬之萬斛
之舟載及其半將從容食報以後人荀氏曰欲

觀千秋當審今日既得拜先生像於堂下高山
在瞻以是粗論著之爲先生贊也辭曰陵江東
注岷嶽西峙氤氳靈會生此君子赫赫陶唐以
德受氏黼冕軒裳世濟厥美爰及先生公侯復
始辰象吐暉山川叶祉厥操貞筠湛心止水宣
慈惠和禮樂文史含道研幾大方是軌丘墳悅
懌秦漢糠粃時稱茂緒代興業吐風質簡遠英
詞蹕起驪珠育照虹玉垂綺出對公車獨步驂
駟縱觀紙貴傳寫茅靡資忠移孝曷辭百里童
稚謳謠耆老嬉喜宜民宜人居夷不鄙 帝試
厥材星沙載徙絃誦業麻驩於畏壘明時鸞鷲
家慶煥啓既爵乃昌惟穀是似故墅懸車垂綸
秉耜七尺自如百組誰累本同得喪曷論譽毀
褒命自天第祿斯侈生人所願亦既脩止應跡
而來乘化而委日月宮墻苾芬千祀沕滴綿曼
德音不已穆如清風振古之士

題金孟堅小像

嶽然而山立澄然而淵止野鶴翔高空微言霏
玉齒少年執圃幾沿迴富貴等之如敝屣扁舟
時作采真游江烟萬斛充行李高尚未肯事侯
王占斷穎箕長洗耳巫咸下天走萬靈炯炯雙
瞳湛秋水僊蹤已自在壺天大隱何須遠朝市
柱下玄玄字五千獨抱遺文究終始一簪華髮
岸綸巾人貌榮名巖壑裏

靜學齋識疑錄卷之八

眉山王毓宗相 甫著

門人溫臯謨爾弼甫

詹爾達思理甫較

男王世鴻儀達甫輯

三衆

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人衆大秦寶衆月氏馬衆

火鼠

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中其國
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爲火浣
布若垢污入火浣之便精潔又東方朔神異經
南荒外有火山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
可爲布鼠居火中以水逐而沃之則死

土羔

異物志云大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
於土中候其欲萌築墻繞之恐有獸所食其膚
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則驚鳴臍遂絕逐
水草爲羣

善眩人

漢遣張騫通大宛安息等國安息以大鳥卵及
善眩人獻於漢善眩人即今之幻術者吞刀吐
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變化感人也疑即列子
所謂周穆時化人

日食正陽

沈存中筆記云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

月不然也正陽乃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歲
月陽正是也詩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日辛
卯亦孔之醜二者此先王所惡也蓋四月純陽
不欲爲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過而干陽也

解鹽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或以涿鹿在上谷
非涿郡蚩尤死其血化爲滷今解州鹽澤方貳
百餘里滷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中間唯一泉乃
是甘泉其北有巫咸河大滷之水不得甘泉和

之不能成鹽唯巫咸水入則鹽不復結故人謂
之無鹹河寔爲鹽澤之患嘗築大堤以防之或
曰無鹹乃濁水入滷中則淤澱滷脉鹽遂不成
后稷塚

大荒經曰青水黑水之間有廣都之野后稷葬
焉皇甫謐曰塚去中國三萬里史謂神農氏地
過日出之表此一徵也

武王

賈子言紂死棄玉門之外觀者皆進而蹴之武

王使人帷而守之猶不止也而史乃謂斬以黃
鉞懸之太白之旗此乃戰國謬妄之言耳方孝
孺謂漢高魏文皆中材之主然高帝猶能不殺
子嬰魏文奉山陽終其身豈以武王之聖而忍
其君至此者嗚呼此足以破邪議而維名教矣
蜀始王
揚雄蜀本紀曰蜀始王曰蠶叢次曰伯雍次曰
魚鳧

蠶叢啓國之誓

老杜石笋行云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
雙高撐云云注成都子城西金容坊有石二株
挺然聳峭者舊傳云其名有六曰石笋曰蜀妃
闈曰沈犀石曰魚鳧仙壇曰西海之眼曰五丁
石門皆非也圖經云諸葛孔明掘之驗有篆字
曰蠶叢氏啓國誓蜀之碑以二石柱橫埋接鉄
其中一南一北無所偏邪又五字濁歎燭觸蠲
時人莫曉蜀相范賢議曰亥子歲濁字可記有
水灾寅卯歲歎字可記主饑饉巳午歲燭字可

記主火災辰戌歲觸字可記主兵災申酉歲蠲
字可記主稼穡富贍以年歲推驗如響然獨遺
丑未何也此可補通誌之缺

蜀崗蜀江

蜀崗蜀江皆在維揚之地或曰地脉通蜀或曰
產茶如蒙嶺

王喬蜀人

袁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隸為
武陽人為栢人令於此得仙非王子喬也

秦繆

秦本紀繆公學著人索隱曰著即宁也謂學於
宁門之人詩云俟我於著乎是也三代之君以
士大夫為保傅故薰陶漸染儲教已豫生於深
宮之中長於婦寺之手欲君德之端胡可得哉
二世之學於趙高繆公作俑矣

歡伯

焦氏易林坎之兌曰酒為歡伯除憂來樂

金叵羅銀鑿落

邵氏錄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字多技藝而疎率
 無行嘗因宴失金叵羅於珽髻上得之近世以
 洗為金叵羅若果為洗其可置之髻上乎未知
 叵羅何物又白樂天詩金屑琵琶曹銀含鑿落
 盞盞酒器也

偏提

劉馮事始云唐元和間酌酒謂之注子後仇士
 良惡其名同鄭注乃去柄安系名曰偏提

醉鄉日月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消
 其潔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
 也醉宜可作亭名

行李

唐李濟翁資暇錄曰古文使字作山八子左傳
 言行李乃是行使之誤行李之往來杜預注行
 李使人也是不然李理古字通用臯陶為理官
 故後世姓李左傳三十年子產對晉曰諸侯靖
 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又作行李說

三聲山房 卷之八 七
文治王治民皆作理廣韻曰理料理也桓冲謂
王徽之曰卿在府日久當料理蓋行者治裝之
義

魁梧

留侯傳魁梧奇偉顏師古曰魁大貌也梧蘇林
云梧音悟蕭該云今讀爲吾非也言其可警悟
於人東坡和劉貢父詩夫子韻云此詩允偉麗
夫子計魁梧豈別有說耶抑偶誤耶

鄴侯

史記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鄴侯孫檢曰有二
縣音字多亂其屬沛縣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讚
按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

馬援

援於眷切禮記舉賢援能中庸在下位不援上
俱去聲說文云助也又翟方進傳欲相聲援左
傳慎其四境結其四援俱平聲說文云引也廣
韻云牽也

百揆

舜典納於百揆揆巨癸切上聲从手度也唐有李揆在紙韻今呼作平聲非揆平聲从木說文推也

秦趙同祖

秦與趙同祖皆顓頊之苗裔大業之後故曰自中衍者皆嬴姓也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註云陶子者臯陶之子伯益也益佐禹成功帝錫禹玄圭賜益皂游即大費是也則適種之功遠矣皂游旌旆之屬音旒

扇異名

張敞以便面駙馬注云扇類也鄴中記扇之奇巧者名莫難

劍異名

青萍出文選注純鈞湛盧豪曹魚腸巨闕歐冶作出吳越春秋龍泉太阿工市楚王三劍名出越絕書紫電流星青冥龍藻屬鏤步光皆吳王劍名出古今注龍淵椎成漢劍名嘗賜韓稜劉壽陳寵又孟勞劍名出博物志疥癆賓出唐顧

王粲山房 卷之八
彦輝傳二名尤異

賜劔

漢肅宗嘗賜諸尚書劔唯韓稜等三人特以寶劔自手署曰韓秩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者爲之說以秩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中二千石

漢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漢異秩二千石者一千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其云中二千石者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舉成數言之故曰中二千石中者滿也

五侯鯖

漢樓君卿遊五侯之門五侯饋餉君卿乃煎和之爲鯖鯖音征與胘同

歸昌

七命采其律於歸昌注云歸昌鳳也長離亦鳳名

老姥為負

高帝紀嘗從武負貫酒如淳曰武姓也俗謂老
夫母為負又周亞夫傳許負相之應劭曰許負
河內老媪也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為鳴雌亭侯
桓温似劉琨

初桓温自以雄姿是宣帝劉琨之流北伐還得
一巧作老婢乃琨妓女也一見温潜然而泣温
問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温笑出外整理衣冠
入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

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褫衣
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吁誰謂一老女子
默折奸雄之氣哉

蒙茶

東齋記事蜀雅州蒙嶺產茶最佳其生最晚常
在春夏之交方茶生常有雲霧覆其上若有神
物護持之今以東蒙石花充之一苔衣耳殊無
茶味

醉鄉侯

皮日休詩他年謁帝言何事請贖劉伶作醉侯
又唐人詩云若使劉伶為酒帝亦須封我醉鄉
侯

酒魔

元載不飲酒人強之辭以鼻聞酒氣已醉人以
謂可治即取其針挑載鼻尖出一小蟲曰此酒
魔也聞酒即畏之是日載酒至二斗

爛蒸葫蘆

唐盧懷慎為相清儉召客食曰爛蒸去毛莫拘

折頭項疑是鵝鴨已而下粟米飯一器反盛葫
蘆一枚出盧氏雜錄

賜櫻桃

王右丞賜櫻桃詩中使頻傾赤玉盤漢明帝宴
群臣以赤瑛盤盛櫻桃賜群臣月下視群臣皆
盧胡笑云是空盤也蓋桃與盤同色王詩改赤
瑛為赤玉

龐德公有子

龐德公子真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犴狎太守去

王齋山房 卷之八
官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讓少壯皆代老者擔出襄陽記

刺史問政

王希夷隱嵩山師黃頤學長生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栢葉年七十餘筋力猶彊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荅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矣

四皓一老

漢有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觀此則四皓出而羽翼太子不可謂留侯偽為也

芳苽

汲書云成王時康人獻桴苽其實食之宜子孔昆注康人西域之別種食芳苽即有身岫嶁書云薏苽止妬

祖道

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以爲行神今錢人云張祖道當諱

冰玉

山海經堂夜之山多冰玉冰玉即水精也

萬石君

漢石奮父子貴顯時謂萬石君唐張文權拜侍郎四子潛沛洽涉父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

三戟

唐張儉兄弟三人門皆列戟時號三戟張家崔琳居興寧里每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猶重

積其上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戟亦號三戟崔家

豐玉荒穀儉梁寒續

世稱庾元康爲豐年王王稚恭爲荒年穀劉孝標稱劉訐超超如半天朱霞劉鼓矯矯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挾續

王韓子弟

宋史范宗翰云王氏之琪珪玘瓘器盡璠璣韓氏之綜絳縝維才皆經緯非廕而得由學而然

又忠獻公八子網綜絳繹緯縝維縞多爲聞人
絳縝宰相維爲門下侍郎以比荀氏八龍時衣
冠子弟取科第王韓爲盛王以玉名韓以絲名
夷白

南史李瀉謂古人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
白

處窮藥方

東坡云吾一藥方服之甚效其藥有四味一曰
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富三曰安步以當

車四曰晚食以當肉若此則可謂善處窮矣晚
食當肉安步當車齊王蠋語也未饑而食雖八
珍猶草也使草木如八珍唯晚食爲然謂當饑
後而食

以貧爲寶

王文正公姪王質在相門弗驕弗華以貧爲寶
文正爲舍人時家甚虛嘗貸金以贍昆弟過期
不入輟所乘馬償之公得其券示家人曰此前
人清風吾當不墜又得顏魯公爲尚書時乞米

王慶山房
卷之八
十四
墨帖刻石遺親友間其雅尚如此故所至有冰
藥聲

葭牆艾蓆

梁書康王秀傳云或葭牆艾蓆樂在其中矣

笭箬

笭箬取漁器也山谷詩耕夫荷鋤解襖襖漁父
曬網投笭箬

精舍

精舍乃書齋及儒者教授生徒之所漢包咸劉

淑傳云皆立精舍教授生徒謝靈運有石壁精
舍詩李善注云今讀書齋是也自晉武帝奉佛
法立精舍於內殿以沙門居之後世遂謂佛寺
為精舍

百家衣

山谷以集句為百家衣注云小兒文褌也今人
拾秦漢餘瀋字比句櫛曰吾直將超韓蘇諸公
而上之吁其不為百家衣者幾希

字學

釋典云方等妙音來自葱外及紐羅文來自柳西謂葱嶺之外柳谷之西也禮失而求之野其以是夫

江水出火

吳楊渭濟東塘之楊林江水出火可以燃物

祠室星

緯書云室星北方宿也祠之得子

榮邑

周大夫榮夷公其先食邑於榮杜預云鞏縣西

有榮錡澗周畿內地也又子孫以榮爲姓漢有榮廣宋朝有榮諲爲光祿卿望出樂安上谷太平乃舊志以蜀榮縣當之謬甚

王氏著姓姬嬀子

太原之王周靈太子晉以直諫廢爲庶人其子宗恭爲司徒時人號曰王家若京兆河間之王則周文王子畢公高之後畢萬封魏後分晉爲諸侯至王假爲秦所滅子孫分散號曰王家又魏至昭王彤生無忌封信陵君信陵生間憂間

憂生卑子秦滅魏卑子逃於泰山漢高帝召爲中涓封蘭陵侯時人以爲王族也謂之王家此姬姓之王也出於北海陳留者其先齊諸田爲秦所滅齊人號爲王家則舜之後也出於汲郡者則王子比干之後此子姓之王成湯之裔也

秦宓論蜀事

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民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濟四瀆江爲首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疏江決河爲民除害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則蜀之分野是也三皇乘祗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

龍

龍之德不爲妾者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變化論曰驪龍之眸見百里織芥又曰人能變火龍能變水又曰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今相家說龍人臣得其一體當至公相魯公亮得龍之脊王安石得

龍之睛

丙穴

南都賦云嘉魚出丙穴注云在漢中沔南縣穴口向丙故曰丙也舊言尾篆文丙字故曰丙穴爾雅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則魚尾象丙不特嘉魚為然禮曰魚去乙乙腸也今蜀中乳泉丙穴處多有之不止沔南也

簠簋

易曰舍爾靈龜蓋龜有靈德伏匿而噓且潛而易曰不志於養故古者簠簋皆為龜形於其上而大臣以貪墨坐廢者曰簠簋不飾也

十日一雨

京房傳十日一雨歲凡三十六雨時若之應春秋說題云一歲三十六雨則天地之氣宣

五日一風

論衡云儒者皆言五日一風風不鳴條太平之應

泰階六符

天官書云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三能蘇林曰音三台孟康曰台星凡六星六符六星之符驗也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子之三階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平則陰陽和風雨時不平則稼穡不成冬雷夏霜天行暴令好興甲兵脩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圻

名子

謝莊生五子颺肫顥崧淪人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王羲之有子七人皆以之字名之其知名者五人孟郊詩云羲之生五人羲之又有之

鯉以馬名

崔豹云兗人謂赤鯉為赤驥青鯉為青馬黑鯉為黑駒白鯉為白騏黃鯉為黃騅以其靈仙所乘又能神變飛越江湖故也唐律取鯉即宜放號赤鯉公賣者杖六十以國氏李諱其同音故

用魚符魚佩皆取象於鯉

頃有亭

王直方家有蘇黃字遂取宋武帝謂謝晦謝昆
一時頃有兩玉人語名亭亭前有梅陳后山詩
云頃有亭前玉色梅情知不肯破寒開似憐憫
悴兩公客獨倚東風遣信來

畫廳

淳熙中李順亂蜀張乖崖鎮蜀日郡西有堂屏
乃黃荃畫雙鶴花竹名曰雙鶴亭兩壁乃黃氏

畫湖灘山水雙鷺冠於兩川賊平公自置為一
堂名曰畫廳

乾馬坤牛

造化權輿云乾為馬坤為牛乾陽物也馬故蹄
圓坤陰物也牛故蹄圻陽病則陰勝故馬疾則
卧陰病則陽勝故牛疾則立馬陽物也故起先
前足卧先後足牛陰物也故起先後足卧先前
足世之學者以為坤牛取順乾馬取健蓋知其
一而已

雞廉

鹽鐵論曰雞廉狼貪雞跑而食之每有所擇故曰小廉如雞

鷓鴣氏

鷓鴣鳥也一名鷓左傳曰鷓鴣氏司寇蓋鷓鷩故爲司寇月令曰鷓化爲鷓鴣凡五種鷓爲鷓鴣應陽而變則喙柔仁而不鷓夏小正曰鷓者其殺之之時也鷓者非其殺之之時也善其變而之仁也中秋鷓化爲鷓變而之不仁故不記

也

犀能解鵠

鵠能食蛇虺入口即爛屎溺著石石亦爲之爛其轉巨石作法亦如鶴鳥禹步羽翻有毒以櫟酒飲之殺人惟犀角可解故有鵠處必有犀

朱鳥

宋中興天文志南宮赤帝其精朱鳥并首鬼目柳喙星頸張喙翼翻軫尾

鶉首鶉尾

師曠禽經鶉鳳也青鳳謂之鶉白鳳謂之鶉紫鳳謂之鶉赤鳳謂之鶉沈氏以朱鳥爲丹鶉未知春蟲鱗夏蟲羽秋蟲毛冬蟲介龍鳳虎龜各以其長名之與鶉之微無預也

傳說星

傳說星在尾後主後宮女巫祀神靈祈禱子孕偶與商相同名莊周第寓言耳

牛女渡河

二十八宿皆經星終古不動昔人牛女渡河詩

是詞人牽於沿習杜老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蓋洞知天文故有此詩非詞人所及

分野

晉天文志十二次班固取三統曆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詳又有費直蔡邕張衡譙周諸家然皆占次不倫如衛之分野爲營室屬并州乃列安定天水諸郡魏之分野屬益州爲觜參乃

列廣漢等郡東井輿鬼爲秦雍州乃列雲中定襄等郡其謬亂如此甚不可曉固不若司馬子長謂角亢氏兗州房心豫箕尾幽斗江湖牽牛婺女楊虛危青云云之直切也

淮南子說詩

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也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

九鳥爲鳩

鳩之從九蓋鷹鷂更相化禪耳一變而爲七七

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若鷗七者再變若鷗九則變之道究將復爲一故若鳩此鳩之所以从九也鷗鳩一名鷗鷗又名布穀東坡於荆公戲言未可謂王氏字學盡非也

爾朱先生

爾朱先生偽蜀廣政中飲酒食猪臙渝州刺史謂其幻惑以竹籠沉之江至夔爲漁人所得上昇嚴補闕得其青金方朱桃稚薛稷圖其形傳

於世

玉局觀

玉局觀在成都高駢帥蜀取罪人以繩絆其腰令探淺深繩兩月方絕出青城山洞天觀門

巫山道士

巫山道士黃萬護以符藥救人蜀王建召之鋪草席水面沂流而上一日至成都省郎曹圖鄙其人

神馬

東觀漢記王阜為益州太守神馬四出滇河中

洙水

洙水自蒙山至南安溷崖水漂疾歷代為患蜀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河神鼉怒冰操刀入水與神間遂平溷崖續博物志

龜城

楊雄蜀本紀言張儀築城依龜形迹築之到此問龜殼酒庫官宇文裕曰比嘗為主庫小吏見龜殼長六尺元和初高宗截以為帶勝

金狄

秦二十一年鑄金狄十二董卓毀其九為錢符
堅毀其二為錢其一百姓推置陝北河中

蜀境

蜀漢之士與秦同域南跨邛笮北阻褒斜西即
隈礙隔以劔閣窮險極峻獨守之國也續博物
志

鮐魚

爾雅曰鮐當鮠註似編大鱗肥美多鯁江東呼

其最大者為當鮠郡志作魚舅魚豈有舅耶可
笑

金牛峽

智伯欲伐岙由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
兵岙由卒亡秦欲取蜀開金牛道襲智伯之故
策也

燭影斧聲

宋紀受終考序本朝程黃墩所撰也其略曰宋
事莫核正史長編開寶九年十月壬子夜太祖

召晉王屬以後事癸丑夜四鼓太祖崩王繼恩
召晉王自開封入宮甲寅晉王嗣位甲子之先
後日夕之早晚人事之往來出入可據無疑而
不深考者謂太祖崩於壬子夜似出於太宗之
篡弒譬之獄官不據人原發之案自出已意鈎
致非辜偶有刻吏見而喜之而竟其獄言之可
恚聽之可駭故歐陽玄諸公脩正史反覆長編
知異論之不足聽而筆之一言曰癸丑夕帝崩
柩何史出未幾而天下亂板燬於兵歐陽諸公

之說未能盛行而四明陳桎續編之書出剛節
附會益有加焉由是太祖太宗之事見於長編
正史者反以爲可疑而關於好事者之口真以
爲可據桎蓋不能辭其責矣嗚呼歐陽文忠有
言弒逆大惡也固不可以輕加亦不可以末減
意獨有疑之可存者爾若太宗之事人徒見其
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廷美德昭不得其
死遂直據其後來之過而逆探其無將之心是
豈所謂傳疑哉夫千載不決之論可以懸斷者

理與事耳以事言之正史長編之文核且嚴矣以理言之凡古之篡弒者多出於深讎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又必假手他人然後如志未有親自操刃爲萬一僥倖之謀於大內者觀太祖於太宗如灼艾分痛與夫龍行虎步之語始終無纖芥之隙非病狂喪心者其孰肯舍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於危亡立至之地哉且宋三百年立國仁厚號稱有道之世使其開基者蒙殺身之禍嗣統者蒙首惡之名而何以昭天常人紀於天下後世哉此可以破千古之疑



Vertical text in the left margin,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characters are faint and difficult to read, but appear to be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cript.



